

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刊

日本帝國主義
的特性

姚寶猷著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322.9

MS 34

417

495.3
4722

姚寶猷著

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刊

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性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中山文化教育館研究叢刊

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性一冊

(36508 渝熟)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壹元叁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 者

姚 寶 猷

發 行 人

王 雲 五

印 刷 所

商務印書館

發 行 所

商務印書館

各地

重慶白象街

前言

一般研究日本問題的人，多注重明治維新後日本帝國主義的普通屬性方面，很少從民族歷史上探究日本帝國主義產生的背景。因此，所得的結論，往往失之淺薄，不能明瞭日本帝國主義特性的所在；從而對於它的形成及其發展，也得不到澈底的認識與了解。本文的目的，在根據日本方面的史料，探究日本「神國思想」的演進，成因，及其影響，而透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真面目。文中對於「神國思想」的影響方面，特別詳細論述，為的是想使國人知道日本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思想的發生，並非明治維新以後七十多年的事，而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，更加一層的認識！

本文原是我民二十四年春，在國立中山大學擔任日本近百年史講座時的課外講稿，改輯而成。竊想把明治維新後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，加以補充說明；祇因時會艱危，圖籍散失，且風塵僕僕，無暇執筆，只好待諸異日了。

二十九年十月著者記

目次

前言

第一章	神國思想的演進	一
第二章	神國思想的基因	六
第一節	日人自視其國爲神國所持的理由	六
第二節	歷史發展方面的成因	〇
第三節	民族傳說方面的成因	一三
第三章	神國思想的影響	二〇
第一節	民族主義思想的產生	二〇
第二節	帝國主義思想的發展	三二
第四章	結論	七三
本文引用書目		七七

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性

——日本「神國思想」的形成及其影響——

第一章 神國思想的演進

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有一很不相同的地方，即日本帝國主義除了和其他帝國主義共同具有的屬性外，還有一種爲別的帝國主義所沒有的民族遺傳之心理上的特質。他們眼光短淺，氣量狹小；但他們傲慢的根性和無厭的野心，却比任何民族來得大。他們以爲己國是「神造國家」，自己是「天孫民族」，比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，都來得高貴和優秀；並以爲他們的天皇本來是神族，下凡來統治日本；但他的使命，不單是統治他的「天孫民族」，還要統治「天孫民族」以外的一切民族。而「皇化全世界」，「征服全人類」，又是天皇和「天孫民族」義不容辭的責任。這種妄自尊大的荒謬思想，就是他們「神國思想」的遺毒！

日本「神國思想」的起源，遠在古初。日本古語「加彌那加拉麼彌哥拉希羅希眉斯寇尼」的意義，爲「惟神之國」。（原語見大隈重信著日本開國五十年史序論）而神國二字，聯綴成

詞，却始見於日本書紀（註二）。書中紀述神功皇后征伐新羅時（原作西元二〇〇年，但據新羅史所紀：「丙午——東晉穆帝永和二年——倭兵猝至風島，抄掠邊戶，又進圍金城，急攻，王欲出兵相戰，伊伐殫康世回：賊遠至，其鋒不可當，不若緩之，待其師老。」則應作西元三三六年。）新羅王（訖解王）很驚愕地說道：「全世界——（並期至人談）——又說天皇以「天將與我戰，吾聞東有神國曰日本，亦有聖王曰天皇，今見攻者，必爲其國之神兵，豈可舉兵以拒我之耶？」（註三）

稱日本爲神國，是否確曾出自新羅王的口，雖不無疑問；但在第八世紀初期（唐玄宗時）即日本書紀成書時，日本人已自視其國爲神國，却可以斷言。平安朝以後（西元七九四年以後），神國二字的俗義，漸漸的複雜起來。他們以爲日本愛諸神的護祐，是個「神明之國」，和別國不同。如四十六代孝謙天皇（西元七四九——七五八年）餞別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時，曾製歌以贈，歌云：「國思懸神國並」

「維我大和之國兮，渡海上如平地，居船上如坐床，是大神鎮護之邦。四舶聯翩兮，不日平安而歸航，歸航而相歡兮，飲豐美之酒漿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三）

又如五十六代清和天皇的時候，新羅的軍隊，侵擾博多（西元八六九——八七〇年，唐懿宗咸通十、十一年），朝中高官和太宰府的官吏們，很是驚惶。他們爲求諸神的護祐，奉送許多錢幣給八幡大菩薩宮，香椎宮，宗像大神，甘南備神等神社。他們向諸神祈禱文裏都說：

「我朝久無軍旅，殆忘警備，兵亂之事，尤應慎懼。然我日本乃所謂神明的國家，倘得神明的護祐，則任何兵寇，均不能侵犯我！伏願皇太神率領國內諸神，拒阻彼寇於未發動來侵之前。若賊寇來侵之謀已熟，而兵船必來，則乞神通廣大，沉其兵船，使不得入寇境內；並使知我國乃神國，有所敬畏，而不敢再犯！」（註四）

再如鎌倉時代（西元一一八六——一三三五年）中期，元軍遠征日本的時候，日本答覆蒙元皇帝的國書（文永六年）中有云：

「竊我國自天照大神創業垂統，迄於今上，凡聖明之所及，莫不服屬。左廟右稷之靈，「得一無二之盟」，百王鎮護孔昭，四夷修靖不紊，故以皇土永號神國，不可以智取，亦不可以力爭！」（註五）

而日蓮上人（一一二二——一二八三）致幕府將軍北條時宗書（文永五年）中亦云：

「夫此國，神國也。神不稟非禮，天神七代，地神五代，神其外諸天善神等，一垂擁護神明矣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六）

又正傳寺住持東巖慧安向神佛祈禱文（文永六年）裏，也有這樣一段說話：

「太歲庚午三月初一，於正傳寺，專心結願，七九行業，連連無廢，三百萬遍經王神咒，三業相應，歷歷珠玉，法樂莊嚴，八幡大士，奉祈聖朝，師子虎狼，大勢高連，萬國怖威，仍無返牒，無有和親，當結願日，如彼牒使，神告靈夢，千萬怖畏，還對神

國，望 和親，蒙古毛寇，跪所奉獻，此是降伏先瑞故也。又高麗半違背蒙古，隨順本朝。念此等利，神感道交，靈驗令然，切冀明神入於貴賤五體之中，增運益勢，可令砍伏蒙古怨敵，重乞神道成雲成風，成雷成雨，摧破國敵，天下泰平，諸人快樂。伏乞八幡三所權現，百王鎮護，誓約無廢，放天光明，加持護念，上來啓白，知莫違失，天上地上，皆垂照覽！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七）

這些都是很明顯的例證。到了元征日本（西元一二七四——一二八一年）失敗，日人之氣餒益張。虎關師鍊（東福寺的僧侶）著元享釋書（西元一三二二年頃著的），論述日本的歷史和「國體」說：

「我日本區域的靈勝，祖宗的聖武，佛法的資輔，國內的安泰，以及皇系的連綿，外侮的稀少，均非支（中國）竺（印度）所能及。（中略）故可斷言：我國雖千萬世之後，亦無被異國侵擾及異族篡奪之虞。蓋我天造之神器，豈『佗氏異胄』之所能玩弄者耶！」（西元一八六一——一三三五年）

而北畠親房（西元一三五四年）著神皇正統記，開首就說：

「大日本，乃神國也。天祖始開其基，而日神永傳其統。此事惟我國有之，異國實無其

類，故謂之神國。」（註八）

從此，這種「神國思想」，更加發達，由和別國不同的「神明之國」，變而為蒙神守護，不

受異國侵犯的「神聖之國」。迨乎近世，日本爲了江戶時代（西元一六〇〇——一八六七年）繼續保持了二百六十多年國家安泰的和平局面，國家的實力，既經充實起來。於是，這種「神國思想」，越發變本加厲，由蒙神守護，不受異國侵犯的「神聖之國」，進而爲遵奉神命，統治萬邦的「至尊無上之神國」。現在日本人的什麼「皇化全世界」，和「發揚日本精神」的主張，就是這種帝國主義的「神國思想」的表現！

附註

（註一）日本書紀爲西元七二〇年頃，舍人親王與太安麻呂所撰，與古事紀同爲日本最古的史書。

（註二）原支見黑坂芳美編讀日本書紀，中卷，一一八頁。

（註三）見木宮泰彥著中日交通史，上卷，一二五頁。

（註四）原文見藤原時平編三代實錄；又竹岡勝也著尊皇思想之發達，一七頁。

（註五）原文見平泉澄著中世時代的國體觀念，五〇頁。按此覆牒，乃管原長成奉朝廷命而起草的。當時幕府的態度很強硬，主張以武力對付元軍，認爲無答覆覆牒的必要，故此覆牒終未發出。

（註六）見日蓮聖人御遺文，六〇八頁；又辻善之助著海外交通史話，一九八頁。

（註七）見辻善之助著海外交通史話，二〇八頁。原文現藏山城西賀茂正傳寺內。

（註八）原文見綜合日本史大系，第六卷，四五七頁。

第二章 神國思想的起因

第二章 神國思想的基因

第一節 日人自視其國為神國所持的理由

我們在前面，已把日本「神國思想」演進的梗概說過了。現在進而解說這種思想發生的原因。我們想解釋「神國思想」產生的原因，最好先找出日本人自視其國為神國所持的理由。他們所持的理由，一經找到，則「神國思想」的成因，就容易解釋。日人自視其國為神國所持的理由，我們看了前面所引各家述說，已可推知其梗概，現在且再引述幾段來看罷。「關白」豐吉致葡萄牙臥亞總督書中云：

「日本者，神國也。神即天皇，天皇即神也，全無差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一）

渡邊重石丸在其所著固本策中說：「我帝系出於天神，則天人合一，固不與唐虞三代配祖於天同也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二）

林羅山（西元一五八三——一六五七年）在他著的本朝神社考裏說：

「夫本朝者，神國也。神武帝繼天建極已來，相續相承，皇緒不絕，王道惟弘，是我天

神之所授也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三）

山鹿素行在他著的中朝事實裏說：

「夫外朝易姓，殆三十姓，戎狄入王者數世，春秋二百四十餘年，臣子弑其國君者，二十又五，況其先後之亂臣賊子，不可枚舉也？（中略）唯中國（指日本言）自開闢至人皇，垂二百歲，自人皇迄於今日，垂二千三百歲，而天神之皇統竟不違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四）

「夫皇國之所以冠絕於萬邦，蓋由於神聖之知德，故稱其國為神國。其祚為神祚，其器為神器，其教為神教，其告為神告。」（註五）

一絲和尚在他所著的語錄裏說：

「夫吾國自古已降，不嬰佗氏異胄之攘奪，神代孫胤，系連綿邈，攜今長鎮國祚。以三國較之，雖殊當東方海極之域，其統御之靈也，又與竺（指印度言）不可同日而語焉。中古帝業寢衰，三令不行，國家成敗，收版武威之家。然而吾國，自古貴禮重義，未曾得時乘勢，僭奪國祚，其崇高瞻仰也，無異乎統御時。是以上自公卿大夫，下迄街童市暨，無不尊崇天子寶祚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六）

新井白石在他著的座間筆語裏說：

「天朝與天為始，天宗與天不墜，天皇即真是天子，非若西土歷朝之君，以人繼天，易

姓代立者。是故禮樂典章，萬世一制。若彼三代禮樂，亦有足徵者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

禮（詰五）（註七） 禮樂典章萬世一制

山天爲起在他著的唯一論裏說：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六）

「開關以降，百餘代之天子，不易姓，繼日祿血肉，豈我神國而已也夫。故君臣之道亦明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八）（註八） 禮樂典章，萬世一制。然而吾國，自古貴顯重壽，未曾

藤田幽谷在他著的國體論裏說：其神祇之靈也，又具也（詳明史官）不可同日而語哉。
「有天地然後有君臣。天朝開關以來，擁神器，踐大位，皇統綿綿，傳之無窮，天皇之貴，宇內無二。」（註九）

平田篤胤在其所著古道大意中，引述西川求林齋著的日本水土考云：

「我國之形勢，東西長，南北狹，少反曲而有游龍遠首之貌也。國在萬國之東頭而朝陽始照之地，陽氣發生之最初也。號日本者，其義最相當也。此國爲神之義。水土自然之理乎。（中略）日本比之天竺震旦則雖謂小，然國者不可以廣大爲貴，以四時之正偏，人物之美惡，而可定其貴賤。是故國之極大者，其人情風俗多歧而難一統。故震旦之王統變亂而難久。日本之限度，不廣亦非狹，其人事風俗民情相齊混而易治。是故日本皇統自開關至當今而無變者，萬國中惟日本而已，是亦非水土之神妙耶？（中略）然則，日本風水要害之好，萬國最上也。住乎浦安之大城，備乎干矛之武德，而永久與天地無

窮矣。此民者神明之孫裔，而此道者神明之遺訓也。愛清淨潔白，樂質素樸實者，則仁勇之道而智自足也。是此國自然神德也，豈不貴哉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一〇）

水戶藩編的大日本史裏說：

「自人皇肇基二千餘年，神裔相承，列聖續統，姦賊未嘗生覬覦之心，神器所在，與日月並照，猗哉盛哉！」（原文是漢文，見原書序文。）

又久米邦武在他著的神道裏也說：

「惟日本自國初由神惠而成國，以神裔爲君主，皇統綿綿，長保其神國之質。故國人之不知聖字之可畏敬，與可恐怖，豈非多福之民乎！國家必惟一入託以主權，日本之異於萬國者，在其主權之屬於神裔。自國初至今世，未嘗由人爲選擇。日本民族所以報謝神恩者，略有三端：一曰仰戴神裔，故國民之信仰自然而常堅且不動；二曰皇統逐世繁榮，蓋因神之擁護；三曰無一人貪婪暴虐之君，故上下忠愛之情，常溫且濃。是異於他邦，而爲神國之特徵。」（原文是漢文）（註一一）

我們綜觀上所引述，可以把他們自視其國爲神國所持的理由，分析爲下列各點：而理由：

- 第一、日本的國家，是冠絕於萬邦，從未受過異國的征服；
- 第二、日本的皇統，是萬世一系，從未中輟，異國實無其類；
- 第三、日本的國土，是天神即天祖所造成，風土之佳，冠乎萬國；

第四、日本的天皇，即是神，他是奉天祖的命令來統治日本的；

第五、日本的人民，是天皇所傳的苗裔，天皇對於他們的關係，是「義乃君臣，情兼父子。」（原語見日本書紀，卷十四。）

這些理由，我們可以把她分爲兩部分：即第一、第二兩點，是屬於歷史發展方面的理由；

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三點，是屬於民族傳說方面的理由。他們所持的理由，既然可歸納爲歷史發展和民族傳說兩方面，我們便可從這兩方面去解釋「神國思想」的成因。

第二節 歷史發展方面的成因

說到歷史發展方面的成因，我們便聯想到日本地理環境對於其歷史演進的影響之重要。日本的地理環境，約有九個特點：

第一、狹長的島國；

第二、耕地稀少，物資缺乏；

第三、偏在亞洲大陸的東北，太平洋的西北；

第四、山脈重疊，河流短淺；

第五、多火山地震；

第六、地多颶風，氣候善變；

第七、位於季候風帶，雨量甚富；
第八、山明水秀，風景美麗；
第九、適當暖流與寒流交會的地方。
就中以第一特點爲最重要。日本全國由四千二百二十三個島嶼組織而成（朝鮮半島除外）。其中只六百個島嶼，有人居住，而以本州（亦稱本道，本土，面積有二二八・〇〇〇方籽），九州（三五・六六〇方籽），四國（一七・七六〇方籽），蝦夷（即北海道七七・九〇〇方籽），擇捉（千島羣島之一，三・二三〇方籽）諸島爲較大。日本羣島散布於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至北緯五十度五十五分，東經一百五十六度三十一分至西經一百一十九度十八分之間，全長凡一千三百日里，而其廣闊不過六十日里（日本六尺爲一間，六十間爲一町，三十六町爲一里，每一日里約當我國七里餘。）大體東西狹而南北長，可以說是純粹的狹長的島國，日本既然是個島國，而又偏在亞洲大陸的東北，和太平洋的西北，所以能夠始終保持海上的獨立，沒有受過大陸國家的征服。日本這種特異的歷史發展，便是產生「神國思想」的基本原因。

日本是個島國，她的周圍都是海，而這些海當中，尤以朝鮮和九州之間的玄海（即朝鮮海峽及對馬海峽），對於日本的歷史上，交通上，國防上，最有重要的關係。日本利用這個玄海，一方面當作抵抗大陸勢力侵入的屏障；一方面當作擴張勢力於大陸的橋樑。日本有了這個

天然的屏障，然後能夠保持海外獨立的地位，而他們所謂「萬世一系」的舊傳統，和「世界無類」的「國體」，亦始得附麗而存在。日本爲了有這個便利的橋樑，所以每當國力充實的時

候，便渡過這個橋樑，侵略大陸，擴充她的勢力；而他們所謂「西進政策」或「大陸政策」也可以說是由這個橋樑引誘而生的結果。關於這點，因爲和本題無甚關係，暫且不提。我們試從歷史上觀察這個天然的屏障，對於日本避免外國征服的重要罷。

幾千年來，東洋歷史上的主人翁，除了最近三數十年外，無疑的是我中華民族。而我國在幾千年當中，勢力最盛，疆土最廣的，要算是漢、唐、元、三個時代。先秦時代，朝鮮半島，雖然已和我國發生關係；但這不是我國力征經營的結果。秦始皇（在位年代，西元前二四六—二一〇年）統一中國，分置郡縣，而其勢力，亦尙未及於今日的朝鮮。漢武帝雄才大略，開邊拓土，北至於漠北，南至於交趾，西至於西域，東至於朝鮮，通通統屬於漢朝勢力之下。當時日本所以沒有給武帝征服，得免爲朝鮮之續者，乃日本孤懸海上，不與大陸連接的結果。

（註一）唐太宗是個不世出的英主，他的雄才大略，不讓武帝。當日東征西討，南征北伐，那突厥、吐番、印度、朝鮮，以及西域南海諸國，無不降服。而高宗時代，且曾派遣劉仁軌統率大軍，擊敗援助百濟的日本軍於白河口。（註二）但日本爲了有這個天然的屏障，以致唐軍未能乘勝打進日本，把她收入版圖。（註三）蒙元自太祖鐵木真，崛起漠北，至其孫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，不過七十多年（西元一二〇六—一二七九年），便把歐亞二洲的大部分，征服下來，她